

洁尘
作品

一朵深渊色

四季植物情书



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座庭院。

如果没有庭院，也至少该有一株植物作为情人。

当女人对植物用情很深的时候，

植物就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，

完成一场静谧与丰饶的感官交换。

洁尘
著



中信出版社·CHINA CITIC PRESS

一朵深 渊色

四季植物情書

洁尘
著

中信出版社·CHINACITICPRESS·北京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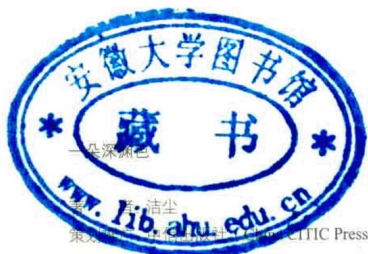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朵深淵色 / 洁尘著. -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4.11

ISBN 978-7-5086-4748-7

I. ①一… II. ①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87443号



策划编辑: 洁尘 (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640mm×920mm 1/16 印张: 16 字数: 100千字

版次: 2014年11月第1版 印次: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号: 978-7-5086-4748-7/1·560

定价: 39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代序

我的园子

何多苓

洁尘要我为她关于植物的新书写序，我想，是因为我有一处园子。

园子很小，而按照古人的定义，园不必大，只在山水间即可。而园子的确位于乡村，面对荷塘。站在其中，目光所及，没有一栋楼盘来破坏天际线，阻挡视野。这非常幸运，如瓦雷里的诗句：

“多好的酬劳啊，
经过了一番深思，
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！”

我未曾深思，但总算是在一番工作之后，所以也自认有权享受这样的酬劳。同时，也有权——可能有些夸张——把自己的工作室称为“带工作室的花园”。

园子里有两棵大树。用鲁迅的笔法，一棵是榆树，另一棵也是

榆树。据说多看绿色可以养眼，所以每当画得眼花，我都要走到树下，抬头仰望树冠上密密的树叶，想象自己是一只鸟，深知其间的秘密，俯视并蔑视树下的我。但我比鸟聪明，知道榆树之美，既在树叶，也在于它的落叶。冬天萧瑟的黄昏，我也喜欢站在树下，看那些黑色树枝，如枯爪一般伸向铅灰色的天空。

除了树，在这个小园子里，共有两百多种花草（据园艺师彭蓉的统计）。每天工作之前，我都要沿着小径，观察它们的变化。倘若发现了春天第一朵玫瑰，就赶紧用手机拍下来，以为记录。

我年轻时对花草毫无兴趣。母亲爱花，在阳台上种些兰花，我视若无睹。她去世后，我也没去浇水，这些花草就随她而去。现在看见花就兴奋，也许因为我也老了。另一个原因，也许如东坡云，江山风月本无常主，闲者便是主人。现在我权当主人，所以有兴致。迈克尔·波伦在《植物的欲望》中，认为不爱花者，除了“缺乏想象力的男孩”，就是缺心眼的人。以前我属于前者，目前看来还属正常。波伦认为，花之美是大自然中极少不需要去发现的东西。他说，“花也有它们自己的诗人，但是它们从来不像山和森林那样需要他们。”面对花，微风弄姿，蜜蜂采蜜，我写生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能说什么？

我的工作室，北向的落地窗全部向花园打开。建筑除了老去就没了变数，唯有花园常变常新。几天之间，花开花落。几月之间，季节更迭，植物荣枯。几年之间，树长大，改变了天空的形状。以后，许多年将要过去，两棵榆树终将靠拢，遮蔽整个天空，阳光不再洒下。渴望阳光的花将凋谢，喜阴的草们将占据所有地盘，而其中最强者，又将在争夺最后能源的战争中脱颖而出。

我是这个园子变迁的见证人。感恩吧。

目录

代 序 我的园子 … VIII

第一辑 春 猛虎细嗅蔷薇

玫瑰海棠 … | 002 蔷薇花事 … | 005 玫瑰之道 … | 012

藤蔓的阴影 … | 018 红湿的茶花 … | 022 一杯春茶 … | 025

鱼腥草、折耳根 … | 028 樱桃的不安 | 031 走青和见红 … | 036

紫罗兰和接骨木 … | 041 旱金莲 … | 045

第二辑 夏 芬芳悱恻的胸怀

通往盛夏的甬道 … | 050 一直等我的壁虎 … | 052

成都人家 … | 055 初夏的花树 … | 058 暧昧的芙蓉 … | 061

妒杀石榴花 … | 064 地中海的紫花黄月 … | 068

鲈鱼莼菜之念 … | 071 香料共和国 … | 074

罗马和地中海松 … | 077 南洋的榴梿 … | 080
高高的树上结槟榔 … | 084 白果炖鸡和黑果焖鸡 … | 088
红姜花，白姜花 … | 091 东非的香味 … | 095
女贞香 … | 098 决明花开 … | 102 红白茶 … | 105
菖蒲 … | 108 夏眠 … | 112 芒果与狗 … | 117
紫茉莉的艳与寂 … | 121

第三辑 秋 剪破清空

桂花的神性 … | 128 正邪曼陀罗 … | 135 花茶 … | 140

天上的柿子 … | 143 静态的瓜 … | 146

对三角梅心不在焉 … | 149

第四辑

冬 同一时间的温柔和绝望

- 南山有台，北山有莱 … | 154 美丽的果子们 … | 157
画下来的博物时光 … | 160 新加坡的植物记忆 … | 164
魔草曼德拉 … | 167 火山灰下的花朵 … | 171
精通浆果的人 … | 175 草莓的亲戚 … | 178
孤独而芬芳的远方生活 … | 182 硬得像膝盖的果子 … | 186
铁树的果实 … | 189 葵 … | 192 橙黄橘绿时 … | 197

书房里的孔雀竹芋 … | 201 美丽的木头 … | 204
中国杨的拌三丝 … | 207 魔幻菜谱 … | 210
塔莎的花园 … | 216 女人的庭院 … | 219
被植物之神眷顾的人 … | 227 南京的梧桐 … | 232
匆匆的银杏 … | 235

代 跋 我们主要负责审美 … | 238

春

猛 虎 细 嗅 蔷 薇

玫瑰海棠

春天刚刚来的时候，有个说法叫作闹春瘟。

如果较真儿的话，医学上对于春瘟的说法是：“发生在春天的多种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总称，如流行性脑膜炎、流行性感冒、疥腮、风疹、麻疹、百日咳、流行性腮腺炎等。”

这里所说的闹春瘟当然不是医学上的那种说法，怎么描述呢，其实就是说人刚从冬天出来，四肢僵硬，骨头里有寒气，懒，不愿动弹。所以，开春了就得去踏青，祛一下春瘟，让身体活泛起来。

2012年初春，比较大规模的一次集体祛春瘟活动放在了樱园。大伙儿坐下喝茶。一说今天来祛春瘟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哦，原来我们是在闹春瘟啊，怪不得春节过后什么事都不想做呢，原来是病了，那就不内疚了。接下来，祛春瘟之乡间运动会开始了，一堆人，三三两两地在三圣乡的田坝上活动起来，有轧田坎散步的，有钻油菜花地拍照臭美的，有打乒乓球的，还有做广播体操的。美

味的樱园晚餐之后，晚上转场至樱园隔壁的蓝顶艺术村，在何多苓的画室里打了一晚上水平相当可悲的男女混双比赛，径直拖累了何多苓和易丹两个羽毛球高手。就这么闹腾了一下午一晚上，第二天，平时完全没有锻炼的何小竹和阿潘直叫唤，说是浑身酸痛，行动困难。

樱园主人熊英是大家的朋友，她之前就一再邀请我们去樱园看花，说快来呀，过了清明，雨水多了，花就没了。樱园的植物一向讲究繁多，有两三百种。多次去樱园，必需的喝茶吃饭之外，看看樱园四季辗转更替的各种花儿，也是必需的。

春天对于我来说，标志性的花卉不是桃花也不是李花，而是海棠。元好问这首咏海棠的诗深得我心：“枝间新绿一重重，小蕾深藏数点红。爱惜芳心莫轻吐，且教桃李闹春风。”似乎每每蜡梅谢了没多一会儿，一不留神就看到贴梗海棠绽放出星星点点的娇俏的小红花，让我一激灵。对于我来说，报春花就是贴梗海棠。我们小区院子里种有很多贴梗海棠，枝形写意，但不像红梅那么虬结，开的小红花也更加温软俏丽，没有红梅的老辣之气。我还特别喜欢海棠这个词，娇中带憨，亲切。

海棠中，比较常见的有贴梗海棠、垂丝海棠、西府海棠、木瓜海棠，习称“海棠四品”。海棠四品中，上品是西府海棠，既艳且香。张爱玲有著名的三恨，一恨鲥鱼有刺，二恨海棠无香，三恨红楼未完。我想这第二恨中的海棠多半就是贴梗海棠；而元好问那首诗更是活脱脱的对贴梗海棠的描述。

海棠四品都见过，但这次我在樱园开眼界了，第一次看到玫瑰海棠。玫瑰海棠又叫丽格海棠，杂交品种，大花，多花，色泽艳丽。我在樱园看到的这树玫瑰海棠是金红色的，古怪的同时相当靓丽。

那天晚上我们转场到何多苓的画室去打球，我问何多苓，你园子里那株绣球开了没有？去年仲春时，我曾被那株妖气十足的巨大的白色绣球花给惊了一下。何多苓说，还没呢，现在园子里有小桃红，还有好几株海棠，都开得正盛，艳得很。到何多苓画室天色已黑，我朝园子胡乱张望了一下，只看到一些影子，艳花们都瞧不见。那边朋友们已经开始吆三喝四地在做准备了，我缩回身子，赶紧换鞋上场打球去了。

蔷薇花事

先是我家的花台以及花园里有那么几个骨朵绽出点娇红来。我稳住心性，尽量不让自己激动。我知道，一年中间对于我来说最艳丽晕眩的花事即将到来。

我说的是蔷薇。

它们开了，先是一朵，一朵，再一朵；然后啪的一下，像小姐终于忍耐不住发了脾气，一觉醒来就全开了。我先看到的是粉红色的单瓣的，这需要我继续忍；我等待的是“大红袍”，那种深红的重瓣的品种。

“大红袍”终于全开了，在客厅外的花台上，在花园的女儿墙上，它们立在绿的藤叶之中。风吹过，叶和花都在茂密之中轻微地颤抖，咯咯地笑，淡淡地叹息，微微地啜泣。静谧、娇俏、深厚、陌生；是思念吧，是牵挂吧，是像许巍唱的，“所有的语言都消失在胸口”吧，还有，那就是抱歉啊抱歉。哦，天啦，我想流泪。

它们大规模地开了，我在这个城市里到处的围墙、栅栏上都可以看到它们了。又是四月，又是接近五月，一个被引诱被拒绝被好多甜蜜美好的东西伤害的时节。

我频频上街，目光流连于那些栅栏和围墙，不动声色。很多年前，被蔷薇勾引，我就很想写一个开头发生在蔷薇下面的电影故事，至于说故事终结于何处，那不重要。关键是，那个开头的画面，多好看啊。我会让主人公满腹心事地出现在开头的蔷薇之下。满腹心事！很配这些沉甸甸的小红花。

蔷薇花下我愿意沉默。其实我很想说：“满城的围墙和栅栏上都是红蔷薇啊。”

我把这句话写进了我的书里。我这样写：

……

“雪融艳一点，当归淡紫芽。”这是日本人松尾芭蕉的俳句。

“俳句是传播微光与战栗的诗。”这是法国人安德烈·贝勒沙尔的评价。

有俳句陪伴，仿佛一段窃窃私语的下午时光，是说给自己听的，别人偶尔听一耳朵也就听了，无妨；也仿佛有水袖甩出去，叠回来，轻盈而有劲道的功夫，随意且不求到位的动作，做了就做了，被看了也就被看了，无碍。

一路抄下友人们这个春天里无心写出的俳句：

“细雨，很冷，蜡梅和桂花开在一起。”

“屋顶上那些花啊，一朵接一朵地开，劝都劝不了。”